

春分，祖国青藏高原、东北、西北和华北北部以外地区，都进入明媚的春天，杨柳青青，莺飞草长，小麦拔节，油菜花香……“分”是最特色的亮点。

春分的“分”，将白昼、阴阳、冷暖平均分开，也平分了日夜：“风雷送暖季中春，桃柳着妆日焕新。赤道金阳直射面，白天黑夜两均分”。这一天全球昼夜等长，过后北半球昼渐长、夜渐短，南半球夜渐长、昼渐短。

春分平分了春天：“仲春初四日，春色正中分”；平分了阴阳：“春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而寒暑平”。一个“分”字道出了昼夜和寒暑的界限，亦称日中、日夜分与仲春之月。

春分又分三候，“一候元鸟至，二候雷乃发声，三候始电”。是说春分日后，燕子从南方飞回，下雨时会有雷电。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此时海棠、梨花、木兰最艳……

春分的“春”，是最诗意的看点。

如果说，立春还未呈现真的春天，雨水仅止洗出春的模樣，惊蛰仅是唤醒集合起春的队伍，那么，走在春之半的春分，已站稳了春的江山。

“春风巧剪如剪刀，先裁杨柳后杏桃。圆尖作瓣得疏密，颜色又染燕脂半”。春分裁剪出了枝条舒展有序、花朵疏密得当、色彩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“春分雨脚落声微，柳岸斜风带客归。时令北方偏向晚，可知早有绿腰肥”。轻柔微雨的雨，伴随杨柳曼妙，迎接远方大雁的归来。虽然感觉春分这个时节在北国有点偏迟，但在南方早已是万物复苏、草绿花红了。

“乾坤淑气正融和，九十韶光一半过。生意总归新草木，坚冰一洗旧江河。日暖晴霏红披锦，水著微绿皱碧波。最喜田家得生理，村村牛背牧童歌”。在这季半之春的美好里，到处花木扶苏，融化的冰雪荡涤着江河之水，春日映照清朗的云霞。农家是耕作大自然的行家里手，牧童骑在耕牛背上唱着歌呢。

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鸟嘶，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，春景生动逼真；“东园垂柳经，西堰落花津。物色连三月，风光绝四邻。鸟飞村觉曙，鱼戏水知春。初转山院里，何处染嚣尘”。春色美不胜收；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，春风温暖祥和；“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”，春泥含情脉脉；“草树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，草木最知春意；“二月湖水清，家家春鸟鸣”，春风浸润天籁；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春花依依不舍……

东山小鲁

在暖阳下慢走

胡广才

连续的寒冷天过后，终于迎来一次艳阳的天。

室友说，出去走走，于是放下手头的事，走出宿舍楼，便很惬意的感受了阳光的温暖。此中的风也不再是凉飕飕的，反倒有了些春天的温柔。原本紧裹的棉衣也敞开了，这在几天前是不可能的。

或许是天气好的缘故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很有生机。尽管已是冬天，南方的常绿阔叶林木依旧生机盎然，在暗绿色之间，也夹杂着些其他林木黄色枯萎的叶子。

竹林随风摇曳，沙沙的响着，树下是一层层的落叶，有的已和土地融为一体，化成了养分，有的则是刚刚落下，静静地躺在最上面。林中的鸟儿，在地上扒着落叶刨食，圆嘟嘟的，很是可爱。

我曾不止一次对室友说过，南方的鸟就是比北方的鸟圆润，在北方我是很少见过有如此肥嘟嘟的小鸟。且南方的鸟是不害怕生人的，非得走到跟前了才会飞走吧，而北方的鸟又是另外一番情形。

沿着校园路慢走，路边的几棵桃木早已光秃，仅剩的几片树叶也在风中苟延残喘，不知何时它们就会脱离了树体。树干上还留着去年暑假时的蝉蜕，牢牢地抓着，仔细数数，大约八九十个。下一个暑假，新的金蝉就要破土而出，爬上这不知已有多少金蝉爬过的树木，继续新一轮的生命交替。

走至食堂，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。四下张望，竟是食堂门口的两株腊梅花开了。几次从食堂门口经过，都不曾闻到花香，莫非也是趁着大好天气吐露的芬芳。

腊梅的叶子并不是很茂密，枝头上点缀着淡黄色的花骨朵。香气不是特别的浓郁，是一种缠绵的淡淡花香。我大概知道了“为有暗香来”的奥妙，她就在这是一股幽香。

我不喜欢香气特浓郁的什么花，总觉得似那花的芳香是一种狐媚，又总觉得似那花的刺鼻。看到腊梅，总想找些语句赞美一番，一时语塞，竟不知如何开口。脑海中闪现“梅雪争春未肯降”的诗句，可这附近并无半点雪，何来“梅雪争春”呢。

古人赞梅的诗句是很多的，但梅常与雪在一起，赋予了傲寒的品格，诚如诗句所言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”。思家再三仍不得好句，真是骚人闹笔费评章。也罢，折下一枝梅离去吧。

街上的人很多，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出门理由。这样的暖阳里，光与影的组合也那么的美妙，地上的影子也充满了活力。

卖糖葫芦的大爷卖力的吆喝着，拿下一串转身递给身边的孩子，孩子拿着糖葫芦欢快的跑着，后边紧跟着照顾的奶奶。炒栗子和烤红薯的香气纠缠在一起，谁也不让谁。转角处卖水果的阿姨，已在此外摆了三个春秋。摊位上的橘子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么温暖，苹果像那少女的腮红如此美艳。“挑几个橘子吧”，热心的阿姨试探性的说着。我停下，在摊位前挑了几个橘子。阳光晒得橘子暖暖的，吃到嘴里都洋溢着一种暖意。

提着装好的橘子，和室友慢悠悠的走在大街上，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。天气好好的，人的心情也好了许多。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的天气，就让我沐浴在这冬日暖阳，让我多走走儿吧。或许，明天又是一个阴天。

知音·微笑·道统及其他

——读殷允岭《湖村音乐家》

付道峰

九州论剑

狗拉姨“竟流了眼泪”，如果不是关注期待和欣赏，瞎胡怎么知道狗拉他姨，又怎能知道离婚三年，一个瞎子打听如此这般得花费何等气力，用句时髦的话，“任时光飞逝，我只在乎你”，瞎胡狗拉他姨老瓶新酒，终结秦晋之好。“微山湖”牌的蛤蚧油，徐州“九里山”的牙膏，也升级为“大宝”“霞飞”，二人惺惺惜惜，郎情妾意，日在当午。

如果板胡大爷是一出正剧的话，瞎胡则是一出喜剧，大湖是他们的舞台，乐器是他们的一叶轻舟，任意东西，无惧困难阴云的冷罩。大湖人的坚韧，大湖人对音乐的热恋，而以上两者则源于大湖人对大湖天籁之音敏感的体悟。这一切，如同阳光，终究会穿透坚若磐石的命运的罅隙，照彻现在与未来。我想，这大概是殷允岭想赋予“板胡大爷”“瞎胡”的意义。

1936年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《从小说写作选》。沈从文在《写作选集代序》里谈到《边城》，“指责”读者道：“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，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，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，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，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”。后来，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概括道：“用文字包裹伤痕，在苦难中微笑”。《湖村音乐家》的第四则“二胡悲曲”中，包裹着伤痕，面露狰狞之微笑。

开篇便是张姓老师栽进南墙水井，注意这个“栽”字，而非“跳”字，“跳”脚朝下，不想死的话，可以浮上来；“栽”，头朝下，在直径不会超过一米的土井之下，想要颠倒过来，头再朝上，根本不可能。可见，张姓老师死意之决然，可杀不可辱，这才是铺垫而已。

史有贵，渔哥一枚，得大湖之灵动，一手好胡。“心在弦上，情在弦中”，因其天才之格调，终获荷花仙子知音之赞赏，抱得美人归，携大网浜秀琴私奔，惊世骇俗。在众人帮助之下，夫妻二人倒也琴瑟和谐。孰料，秀琴与“名门之后”赤脚医生有了几分纠缠，有贵自然愤填膺。此时的有贵远非昔日的有贵，而秀琴落下“血红如枣”的抓痕，“紫罗兰”一般的淤血，惊得慌了“我”和“狗爷”。

史家三小子变了，二胡的婉约细腻被三拳两脚，又扭又掐粉碎殆尽。秀琴还是走了，史家三小子有贵说道：“她喜欢有钱人，跟医生比跟我更幸福……”而秀琴并没有跟了医生，而是嫁给一个经理：医生被鱼叉吓尿了裤子，经理则不然，砍飞了一只猪头，建了湖产品加工厂。

最重要的是，经理舍得花钱送秀琴学唱歌跳舞。如果我们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秀琴，水性杨花，殷允岭在此处也纠结不已，“已无法价值判断”。实际上，司马迁他老人家早已告诉我们了答案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”“以国土遇臣，臣故国土报之”。可叹史家三小子有贵不知此事，可叹世间有几人能悟此意？

此处，殷允岭意犹未尽，安排“我”与有贵合奏，有贵的“新”媳妇荷花演唱《千朵花儿万朵花》。“在那般情景，情调里，我俩泪雨洒满脸，我俩都成为人中的戏，戏中的人”。不远处，小船上，还有秀琴与她的小经理的丈夫，泪

眼朦朧中。有贵是否回忆起往昔，“我”泪眼婆娑中是否忆起往日种种不堪，已经无从考究了，惟能记住此时此景此境即足矣。

在此处，盘桓良久，压抑非常，犹如困在淤泥之中，眼前宛如有二，面目模糊，旁若无人，齐奏二胡。唉，人散后，一钩淡月天如水。这世界有它的悲哀。在这个世界的大舞台上，我们都被强迫做着自己不愿做的角色，无法好好演戏，更没有好戏。

史家三小子有贵还是走了“邪路”，收购水蛇蝎之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在大湖眼里都是有灵性的，对它们要心存敬畏。有贵全然不惧，索性把二胡送给“我”，说了句“玩好了，可以少拉些石头”。此时的二胡已经成了工具，一件可以帮助“我”少拉石头的工具。二胡成了器具，韵致也就玩完了，有贵也就完了。有贵死后，二胡被秀琴留了下来，它不应成为殉葬品，成为工具，它理应收拉响，安身立命，诉说它的故事。

《京胡》中，“我”终于从后台走向前台，在家族纷争与社会运动变迁中艰难前行。
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每件物品上都深深打上特别的烙印。东邻老先生德性甚好，“斗争地富”貌似与老先生无关；更难的的是，逢地富子女嫁娶之时，老先生还送上一份“来往”。所



相遇，便是一世缘

吴光晷

少年不知愁滋味呀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过，身后有荆棘，也有阳光。

捋捋已有银丝的鬓发，在阳光饱满的厨房摘菜淘米，一日三餐，简单而随意。让心慢慢安静下来，少些浮躁，多些恬淡才是想要的清欢。

很少更新朋友圈了，实在不知该说什么，偶尔发几张图片表示自己还活着。

有朋友问，这么悠闲，在哪儿呢？答：苏马荡。

苏马荡位于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药材村，有“中国最美小地方”之美誉。

很喜欢这个小地方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。在半山，能看日出观夕阳，尤喜雨天，看窗外的雨远山蒸腾的云雾，宁静与安然。

时急时缓的雨，珠落玉盘亦若飘拂风中的

南荷北佛

小碗芥菜

董法珍

享自己家的菜。谁家的好吃，就一拥而上，眨眼功夫见瓶底了。像土地一样朴实的芥菜喂养大的孩子，懂得分享是多么的重要，有好吃的就要分享，就是在初中时代理下的。

而今年近八十岁高龄奶奶妈，住在济南东章丘区，对家乡的芥菜有特殊的感情。她每次回老家，总要带点腌好的芥菜。老人家离开家乡几十年了，这是对故土的热爱与不舍。

有一年，她带了芥菜种子回家了。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种在了地里，就是不容易成活。今天我专门为她老人家邮寄了一捆芥菜，让她很快品尝到老家的味道。



东晋名士王子猷，书圣王羲之的第三个儿子，为人旷达，以清高自持，听说桓子野善于吹笛，心向往之，但素未谋面。一日，王子猷坐船出游，忽听得从说桓子野在岸上经过，于是，致词桓子野，意思就是我王子猷想听你桓子野吹上那么一首。桓子野当时已经官居要职，哪能随意为别人演奏啊。然，桓子野平日也听闻过王子猷，倒也不假模假式地推辞一二，立刻下车。河岸之上，二人对坐，桓子野高奏三曲，转身上车便走。王子猷转身上船而去，借用《世说新语》的话：“客主不交一言”。

好一个“不交一言”，尽显魏晋名士之风流，知音之意透彻玲珑，不可湮泊，其意境则远高于高山流水，殷允岭老师《湖村音乐家》则为我们演绎了一幅微山湖村版“知音之意”来。

首篇《板胡大爷》，大爷为首席板胡，领弦琴师，悲也罢，乐也罢，几首曲子拉起，这乐子便有了，饥寒苦难就成了点缀，“二尺红头绳”也就映红了苦难苍白的日子，五斤地瓜干的醇香，二只鸡蛋的清香，一块腌菜的苦涩，一只咸鱼的腥香，换得戏班子的片刻尊严，换得河南戏班子走进溅溅的音符，换得“戏班”山坡、苇边悠悠自在，换得湖村老少爷们千人围观。

这戏非韵了湖村青年人，这戏增长了湖村人的自豪，更成就了板胡大爷对河南戏班的知音之意，这河南戏班投奔板胡大爷也就对了。然，戏班子还是要散了，远走他乡，板胡大爷随之而去。殷允岭在此写道，大娘情声对亲戚说：“他走了，俺就领着孩子要饭去，洪水退了再回来，言语间无喜无忧，像是讲别人家的事情”。细细品来，为了“戏”，弃家之不顧，大爷决然而去，其“痴”如此，不“知音”，何能如此？

再品读此段，大娘的“不喜不忧”之坦然，颇有几分孙犁先生《荷花淀》中水生嫂之神韵。水生嫂送水生有丝丝凄然，但不哀伤，板胡大娘也可谓哀而不怨。

幸好，或许是天可怜见，板胡大爷“痴”当头，板胡大爷还是混好了，板胡大娘和女儿也接去了，衣锦还乡，戏园子建起来了，80岁善终，有紫檀板胡传世，可谓皆大欢喜。

西语有云，给你关上了一扇门，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。老天爷用中药关上了瞎胡的窗——眼睛，给瞎胡开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。他插科打诨，指鹿为马，专门挤兑狗拉这娃，“天上掉个小火炭，掉你头上烧谁的蛋？”其实，无论是谁的“蛋”，都是狗拉这孩子的“蛋”。为嘛老是挤兑狗蛋，因为狗蛋他姨。

瞎胡咋认识狗拉他姨的，文中写到：“我闻着她的味儿了！”“味”是啥？“微山湖”牌的蛤蚧油，徐州“九里山”的牙膏，脸上擦的，嘴里用的，能闻到这两种味道，绝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。殷允岭在这里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暗示了许多，言简义丰，瞎胡狗拉姨即使没有过肌肤之亲，定有过近距离接触。

东文西武

五折面包

侯美玲

小林在一家大超市的面包专柜，面包师每天做几十种面包，到了晚上，一些面包会打折。

这天晚上，一个小男孩围着货架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拘谨地问：“叔叔，面包买一送一，为什么写的是七折呢？”小林礼貌地回答：“促销有时间要求，买一送一要等关门前半小时内才有，再过30分钟就会调价。”

小男孩焦急地走来走去，终于9:30了，小林换上“买一送一”促销牌，男孩迅速从货架上拿了两个牛角面包。那以后，男孩天天来。他叫亮亮，六年级学生，住在超市后面的小巷，父母在工地打工。小林问他，为什么要买五折面包，亮亮抿起嘴唇一声不吭。

不久，小林调到早班，有天晚上无意中看见亮亮手捧两个大面包从超市出来，在小巷尽头一个堆满杂物的矮门前停下，敲了敲门，有人应声才推门进去。

屋里有个老人，小林有印象，他每天在超市附近捡破烂。老人接过亮亮的面包说：“你天天给我送面包，好人啊！”亮亮不好意思了，“我也没钱买更好的东西，今天的是牛奶面包。”说完，亮亮告别老人，向不远处的筒易房走去。

那以后，每到打五折，小林就挑两个最大最好的面包留给亮亮。

一天晚上，亮亮匆匆跑进超市。小林忙问：“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？”亮亮眼眶红了，说：“叔叔，我考上重点中学了，爸爸妈妈也在学校附近找到了工作，明天就要搬家，以后再也不能给爷爷爷买面包了。”

小林本想安慰亮亮，不知为什么，嘴里却说：“你放手去上学，以后买面包的事就交给我了。”亮亮感激地说：“谢谢叔叔！您是好人！”小林也被自己感动了，心中有一种美妙的感觉……